



红色文艺作品里的红色地标

□ 孙英臣

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是红色文艺作品的熏陶下长大的，当年捧读的长篇小说是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红旗谱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暴风骤雨》《海岛女民兵》等，观看的电影、戏剧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。我们不仅对红色文艺作品里的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、经典台词、著名唱段耳熟能详，而且对其中出现的红色地标心向往之。谁不渴望去“芦花放，稻谷香，岸柳成行”的沙家浜，一睹阳澄湖畔那“江湖港汉好战场”？谁不期盼到广袤的林海雪原，凭吊在剿匪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孤胆英雄杨子荣？正是因为有这种红色情结的驱动，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一直锲而不舍地追寻着红色文艺作品里的那些红色地标。

冉庄

“地道战，嘿！地道战，埋伏下神兵千百万……”《地道战》是我们小时候百看不厌的电影。影片中，在千里大平原上，千千万万武装起来的庄稼汉，一手拿锄头，一手拿枪杆，英勇顽强地与日本鬼子展开了地道战，一次又一次粉碎日伪军的“扫荡”，最终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这部影片是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遗址拍摄的，冉庄既是地道战的发生地，又是电影《地道战》的拍摄地。我一直想到冉庄去走一走看一看，实地考察一下那传奇般的地道。在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，我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。

走进冉庄，目之所至，无论是地道还是街景，无论是古槐还是高房工事，都是那么熟悉。由于文物保护部门和冉庄村民的妥善保护，地道战遗址跟当年拍摄电影时一般无二。我和同伴先参观冉庄地道战纪念馆，聂荣臻元帅题写的馆名赫然在目。走进展厅，面对冉庄民兵当年用过的长枪、土炮、油灯、纺车，面对日本鬼子当年烧杀抢掠的图片和缩微景观，我仿佛置身于地道战的战场，耳畔依稀响起激烈的枪声、炮声。日本鬼子入侵华北后，展开残酷“扫荡”，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“三光”政策。冉庄人民奋起反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创造了威震敌胆的地道战，以地道为依托，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。据了解，抗战期间，冉庄民兵对敌作战 72 次，其中大战 5 次，另外还配合外地作战 85 次，创造了歼敌 2100 余人、自己仅有 1 人负伤的战争奇迹。电影《地道战》中高家庄民兵地道战中显神威、打得鬼子狼狈逃窜的故事情节正是冉庄人民英勇战绩的真实再现！

走出纪念馆，我们又实地参观了地道和街景遗址。当年冉庄的地道以十字街为中心，分东西南北 4 条干线，围绕干线还有 20 余条支线，形成了户户相

连、村村相通、上下呼应、能进能退的地道网，全长约 30 里。最为奇妙的是，地道不仅是保存有生力量的藏身之地，而且成为有效打击敌人的战斗场所。我们在参观中发现，冉庄的地道与地面伪装成碾盘、小庙、锅台、炕面、牲口槽、烧饼炉的战斗工事相辅相成，构成了一个纵深立体火力交叉的蛛网式阵地。正如萧克将军所言，冉庄人民“化无险可守的平原，为不可攻克的要塞”。这次参观冉庄地道战遗址，让我对毛泽东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”这句话，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。

沙家浜

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……”，革命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中，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这个唱段，以及戏中所展现的江南风光，令人对故事发生地沙家浜十分神往。我的家乡地处滹沱河故道的南岸，滹沱河支流小清河从村边汨汨流过。河滩之上沟渠纵横、稻田成片，草映池塘、蛙声悠扬，仿佛北国江南。因此，在当年的诸多样板戏里，我对《沙家浜》情有独钟。后来，北京京剧院来石家庄演出《沙家浜》时，我还特地购票前去观看。

当我真的踏上沙家浜的土地，首先想起的是作家丽尼的名句：“江南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！”这是丽尼怀念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的江南故乡的心声。“八一三，日寇在上海打了仗，江南国土遭沦亡，尸骨成堆鲜血淌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……”《沙家浜》里沙奶奶痛斥敌人的著名唱段，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日寇侵占江南的悲惨景象。民族危亡之际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东进江南、深入敌后，以河湖港汉为依托，开辟了以阳澄湖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。《沙家浜》反映的正是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，在地下党和抗日群众的巧妙掩护和有力配合下，消灭盘踞在沙家浜的日伪武装的故事。

走进沙家浜，但见河浜纵横、芦苇密布，碧波荡漾、鹭鸟翔飞，好一派鱼米之乡的迷人风光！无论是徜徉在横泾老街，还是流连于芦苇荡中，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郭建光、阿庆嫂、沙奶奶的身影。通过参观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，我逐渐把剧中的虚拟人物还原为“江抗”的真实英雄形象。“江抗”全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，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之一。1939 年春，新四军老六团团长叶飞率部与“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”会合，深入阳澄湖一带短短几个月，就壮大为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共计 6000 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。1939 年秋至 1940 年春，“江抗”西移，夏光、刘飞（二人均为郭建光原型）等一批伤病员和后方医院人员，留在了阳澄湖畔的唐市乡、横泾乡一带。1939 年 11 月，以夏光、刘飞等痊愈的伤病员为骨

干，配合当地抗日武装，成立了“江抗”东路司令部（新“江抗”），组建了“江抗”东路指挥部特务连。他们在陈二妹（阿庆嫂原型）等地下党员和抗日群众的密切配合下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战。据统计，新“江抗”成立一年内，共经历大小战斗 47 次，击毙日军 100 多人、伪军 300 多人。

当年战斗在阳澄湖畔的刘飞后来担任华野一纵副司令员，他回忆说：参加淮海战役的某团的前身是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二团，最早一批骨干是留在阳澄湖芦苇荡里的“江抗”伤病员。战地记者崔左夫根据刘飞的回忆，专程赴苏州、无锡、常熟、太仓采访了两个多月，写出纪实文学《血染着的姓名——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》，这是《沙家浜》最早的蓝本。1957 年，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写下长篇回忆录《火种》，叙述了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经历，着重描写了 36 个伤病员的英雄形象以及群众与子弟兵的鱼水情，剧作家据此创作出沪剧《芦荡火种》，并把剧中地名虚构为沙家浜镇。1992 年，常熟县把芦荡乡（原横泾乡）设为沙家浜镇，2003 年又把沙家浜镇和唐市镇合并为沙家浜镇。1964 年，《芦荡火种》在北京参加会演，毛泽东观看演出时，亲自将这出戏定名为《沙家浜》。此后，北京京剧院又将此剧移植为革命现代京剧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京剧《沙家浜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沙家浜这一红色地标也随之妇孺皆知。

沂蒙山

“蒙山高，沂水长……我为亲人熬鸡汤。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，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……”随着芭蕾舞剧《沂蒙颂》的上演，该剧插曲《愿亲人早日养好伤》一时间广为传唱、风靡全国。《沂蒙颂》是根据现代京剧《红嫂》（又名《红云岗》）改编的，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红嫂以乳汁救解放军伤员的感人故事。红嫂的原型是沂南县马牧池乡的普通农村妇女明德英，2009 年，明德英因其感人事迹在全国“双百”评选活动中，入选“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

那年，我们单位组织党支部书记赴沂蒙山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，我有幸和同事们一起来到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实地参观。八百里沂蒙，蒙山险峻岭峻，沂水涧深溪清。我们驱车在蒙山沂水之间，辗转来到马牧池，探访红嫂原型明德英的故乡。我们了解到，沂蒙各地都流传着红嫂的故事，红嫂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沂蒙老区缝军衣、做军鞋、抬担架、推小車、舍生忘死救伤员的女性群体。一组来自临沂市妇联的数据显示：抗战期间，沂蒙老区 15.5 万余名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 9.4 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，4.2 万余名妇女参

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，共救助伤员 1.9 万余人。不过，“红嫂第一人”当属明德英。我们参观红嫂明德英故居时，详细了解到她的动人故事：1941 年冬，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驻马牧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，一名八路军小战士突围时身负重伤。明德英机智地把伤员藏到菜窖里，等鬼子走远后，她发现那名伤员因失血过多缺水休渴。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毅然解开衣襟，用乳汁救活伤员，并把自家两只母鸡杀掉炖汤给他喝。半个多月后，那名八路军小战士康复归队。马牧池乡不仅出了“沂蒙红嫂”明德英，还出了“沂蒙母亲”王换于。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的图片和实物展览告诉参观者，王换于 1939 年创办东辛庄抗日战时托儿所，把抗日将士无人照顾的孩子安排到附近可靠农户抚养，她一家用巨大牺牲换来 86 名革命后代的安然无恙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沂蒙山区还发生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，这场战役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点。战争题材经典影片《南征北战》，长篇小说《红日》及同名电影，都是反映孟良崮战役的优秀文艺作品。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深深敬意，我们赶赴临沂市蒙阴县垛庄镇，拜谒孟良崮战役纪念馆，在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，然后沿盘山路逶迤而上，凭吊孟良崮战役遗址。孟良崮不是一座山峰，而是一片山地。一路攀爬，但见群山巍峨、峰险岭峻。1947 年 5 月，国民党军整编第 74 师及整编第 83 师 1 个团共 3.2 万余人就盘踞在这群山之中，我华东野战军出其不意地迅速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，将敌人团团包围，双方 10 多万人在漫山遍野间展开激战，最终我军全歼守敌。孟良崮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展开山地运动歼灭战的奇迹，其背后不仅有 10 余万解放军将士，还有 20 万支前民工，他们烧水做饭、清理道路、搬运物资、转送伤员，给解放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，为孟良崮战役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仰望着孟良崮山顶高耸入云的孟良崮战役纪念碑，我满怀崇敬。孟良崮战役有力地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：“兵民是胜利之本！”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。

红色文艺作品里的红色地标还有很多很多，譬如《红色娘子军》故事发生地海南省五指山、万泉河，《海岛女民兵》（电影《海霞》据此改编）故事发生地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，《铁道游击队》故事发生地山东省微山湖，《八女投江》故事发生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乌斯浑河畔……这些红色地标都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，我愿在有生之年更多地踏足这些充满红色记忆的地方。



下在心里的雪

□ 卢大海

着我。

这场突如其来的雪，时大时小持续了一整天，其间有好几阵子，天地之间被雪花塞了个满。雪花等不及一片一片落下，犹如棉絮般抱成团往下掉。坐在办公室里，手里的工作断断续续被我放下，眼睛不时望向窗外。马路上的行人，没有哪个急匆匆赶路，能感受到，人们都很享受雪中漫步的过程。汽车缓慢行驶向前，尽管略显吃力，但也没有人不耐烦地按喇叭，每个人都坦然接受大雪带来的不便。微博上，有人借用《认真的雪》中的一句歌词“雪下得那么深、下得那么认真”分享激动心情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。

草草吃过午饭，我便迫不及待地钻进漫天的雪幕，拥飞雪入怀，寻雪中美景。半天多的累积，雪已没过鞋面。脚踩在积雪上，“咯吱、咯吱”声打破了四周的静谧，与飞雪落下的“簌簌”声一起，合力奏出欢乐乐曲。大雪越下越酣，三五分钟，就不得不抖动一下手中雨伞上的积雪。雪花像是同时擅长“工笔画”和“写意画”的大师，耐心细致

地把落叶树木的大小枝条描摹了个遍。因雪花的加持，静待春天到来的枝丫，顿时鲜活起来。修剪整齐的青绿绿带，盖上了厚厚的棉被。桂花浓密微卷的树叶，早已被雪裹得严严实实。夹竹桃的树叶挂满雪花，细长的枝条弯了腰。几棵竹子的梢头垂向地面，“时间折竹声”随时可能发生，让人忍不住上前，轻摇一下它们，还它们一身轻松。

行经民国时期的几座仿古建筑，黛瓦、飞檐、廊庑上积满厚厚的雪，一时间有种它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错觉，思绪一下被拉得很远。中华文脉里，存于诗中、画中的纷飞大雪，一直在洋洋洒洒下着。古代诗人把风雪、江雪、夜雪、春雪、暮雪、雪霁写个遍，在他们眼中，雪是“寒酥”、是“琼芳”、是“琼屑”、是“玉蕊”、是“梨花”，其中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，诸如“朝来试看青枝上，几朵寒酥未肯消”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被广为流传。皑皑雪景是中国古画常见的题材，宋代古画中尤为多。有学者考证过，宋代中原

地区气候处于历史极寒时期，或许是宋代画家对雪偏爱更多一些的原因。现存于世宋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、范宽《寒江钓雪图》、燕肃《关山积雪图》、梁楷《雪景山水图》，还有《雪麓早行图》等一些佚名的画作都是很好的例证。

前面是石头城公园，此时却没有时间前往了。“石头城”是南京的古称之一，明万历年间“金陵八景”中有一景“石城瑞雪”，清乾隆年间“金陵四十八景”中有一景“石城霏雪”，所指就在这座公园里。雪后初晴，南京很多市民会到这里赏雪。第二天，我赶了个早，特地去目睹了心心念念期盼许久的金陵“石城霏雪”。虽时隔几百年，早已是沧桑巨变，但这场大雪，还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厚重之美。



读刘熙载《艺概》

□ 张文

近日，拿起早年读过的清人刘熙载的《艺概》，又读，仍觉很有兴味。

刘熙载（1813—1881 年），字伯简，又字熙哉，号融斋，晚年号蓊崖子。江苏兴化人，晚清著名学者。

《艺概》是刘熙载一部有关艺术的学术著作。全书分为文概、诗概、赋概、词曲概、书概、经义概六部分。本文所涉，主要是《艺概》当中的“诗概”部分。刘熙载生长于农村一个耕读之家，少孤，力学，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 年）进士。刘熙载身世乱世，遭逢西方列强入侵，加之太平天国运动，所经历的时局极其动荡混乱。迫于生计，他时而在朝，时而在野，在朝唯任教职，在野应承讲席，清寒谋生，殊为不易。他曾任教于朝中上书房，为皇子及皇家近亲讲学，其间可利用官中所藏丰富的图书，系统阅读。辞官后，为生活四处奔波，更是尝遍疾风骤雨的时代况味。由于在“读书”与“行路”两个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准备，使他有过人的见识。“诗概”的内容，主要是刘熙载读诗与作诗的心得，其中以读诗为主。书中条目，大致是按照他所读到的中国古诗出现的年代来编排，全书用诗话体。这结合“诗概”所述，略谈三点读后感受。

首先，怎么读诗呢？

一般来说，读诗总要读出诗的好处，读出诗的不平凡之处。假如，读者和诗人有过相似的境遇，通过读他的诗，就要看看诗人和自己的感触是如何不同，诗人何以就能够捕捉到如此高妙的诗境。而刘熙载则认为，不能因凡是遇着名诗人、大诗人的诗，就格外地往偏处、往绝处去琢磨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：“‘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’，六一（欧阳修）赏之；‘四更山吐月，残夜水明楼’，东坡（苏轼）赏之。此等处古人自会心有在，后人或强解之，或故疑之，皆过矣。”他的提示是：好的诗人于诗情，固然常有过人的慧心，但他们更多的，也只是把常人难言的，又几乎是人人可感的平凡之美揭示出来。而读者呢，还是先应以平常心去领会其诗情，不宜对其勉强解释、妄加猜测。所以，我们读诗，既要读出诗人对不凡之美的发现，也要读出诗人对平凡之美的表现。

其次，怎么写诗呢？

刘熙载是这么说的：“诗可数年不作，不可一作不真”。这个“真”字，不是“真假”的“真”，而是“真好”的意思。刘熙载想表达的观点是：凡作诗，就要把诗作好！作诗忌讳没有诗情强作。引申一下就是：对于尝试写诗的人，首先要懂得尊重诗，深入体会诗，认真对待诗，要把它做成雅事——就是相当讲究的美好事；不要把它糟蹋了，做成俗事——就是丑陋的事。诗能作到“好”，那是要满足很多要求的，对于相对初学的人，刘熙载给了一个简易可行的参照。他认为：“诗要超乎空、欲二界。空则入禅，欲则入俗。超之之道无他，曰‘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’而已。”如果压根儿对人间美好无所向往，就是刘熙载所说的“空”，是他不提倡的；而如果仅仅把物质欲望当作内心的愿望，即是刘熙载所说的“俗”，更是他一贯看不上的。刘熙载认为，在诗中，人的愿望要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

即不仅要符合审美原则，还要符合道义原则。刘熙载还特别指出：“诗要避俗，更要避熟。剥去数层下笔，庶不堕‘熟’字界里。”说的是：作诗除了要去“俗”——过度的物质欲望，还要去“熟”——陈言。因此才有必要“剥去数层”。这就要考验作者用心乃至用苦心的功夫了。如今看来，刘熙载的这个主张，很有现实针对性。今人多爱作诗，当然是好事；而所成顺口溜的居多，毛病往往是又俗又熟。如果想要不限于自娱，还真是需要从改毛病做起。

最后，怎样理解刘熙载所谓“诗之四境”？

刘熙载提出“诗之四境”，即“花鸟缠绵，云雷奋发，弦泉幽咽，雪月空明”。并说：“诗不出此四境。”刘熙载所指的四重境界各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可以细思领会。

我以为，“花鸟缠绵”属于人们对习焉不察的见闻蓦然起意，所感受到的美好情境，或者说，是蕴藏于日常生活中的诗情，如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之类。“云雷奋发”则是指人在出现激烈的情感状态之下所写出的激昂之作，即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的境况，如“但使龙蛇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之类。至于“弦泉幽咽”，则属于暂时脱离了柴米油盐、与日常生活相对的出世情怀。这固然已属超脱，但其实仍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、与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勾连，比如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虽是一时渡口无人，而渡船尚在，虽然意旨含蓄空旷但仍体现的是人间烟火。而“雪月空明”，则略可相当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这句诗所表达的一类意境，属于较为纯粹的美学中的自然美表现了。想来想去，刘熙载或许要表达的是，不同的诗境，最终要处理的，都是物质生活欲望与精神生活向往之间不同类型的复杂关系？当然都是在审美的视野中的。

（作者系原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）

